

她们的生命到底有无价值？这些还需要你和我一起来确定它。

无奈

WUNAI
DESHENGMING

解探
内心读白
精作

我不能释解你的痛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一个我亲临的故事，也许你的心就会好受些。

的生命

韩 枫◎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无 奈 的 生 命

韩 枫 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奈的生命/韩枫主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2003.3

ISBN 7-80648-482-5

I. 无… II. 韩… III. 无奈的生命-中国-现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69092 号

无 奈 的 生 命

延 边 人 民 出 版 社

(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邮政编码:13300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中国石化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9.5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48-482-5/I·144 定价:18.00 元

前言

这完全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可能发生的关于个人的经历，我想退出这种外部环境的特指性时，发现很难。但我的本意只想说，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不断与偶然相遇的一生，与他的环境的相处也是偶然的。

“当一个肉体偶然地产生了，灵魂与之相逢，命运就产生了”。肉体死亡了，灵魂没有了载体，但灵魂仍在。

有人问我，你以为的灵魂是什么？我无法回答他，我只能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如：当一个丈夫要放纵自己的情欲时，他想忘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以及深植于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让肉体沉浸在欲望的欢愉之中，这时他的心又隐隐地感到不安、罪过和内疚，这种让他感觉到与肉体欢愉相矛盾、相抵触的就是灵魂。

又如：当一个犯人被无情地鞭挞，让他感到疼痛的是肉体的痛觉神经，但能让他感到受辱、为表示勇敢而使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却是灵魂。

有一位朋友看了这本书稿后对我说，应对命运进行追问而不是认同。而我认为这只有神灵才做得到。

作为被动降临人世的偶在个体来说，这是勉为其难的。那么，谁是神灵？是“我不知道的一个万能的‘生命’、‘东西’、‘所有没有载体的灵魂群’或是‘祖先集体的思想’”。

无奈的生命

wu nai de sheng ming

不管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应怎样追问？追问之后又怎样？不认同又怎样？能改变当下生着的个体命运吗？

我们生来就要承受生命的沉重。“‘自然人’生存的真实不是理智而是意志，不是谋略而是抗争”。不管是什么，最后，面对命运的强大，我们都只有俯首称臣。

“法律是人类的理念，用以规范私人间的关系”（基斯洛夫斯基）。

法律，对自由生命个体来说，有时候它就是挖在我们客厅里的一个陷阱。粗心大意的人掉进去的机率多些，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不见得就一定不会掉下去。掉进了陷阱的人是“倒霉蛋”。那么，站在陷阱外居高临下，俯视这些“倒霉蛋”的人，就有权对他们进行审判吗？

当然有权力审判！因为在审判他们的同时也在审判自己。但居高临下的地位就不一定了。

我的故事都来自于囚徒，每一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形。她们已经被释解法律的人判定了，有些也被我判定了，但那不应影响你的判定。

因为释解法律的人和我都可能判定错了。我只想将这些人物介绍给你认识，希望能帮助你得出你的结论和你最后的判决。

这本书讲的都是些被《布拉格群岛》作者及政治犯所鄙夷的“刑事罪犯”的故事。这种心理优势是否值得炫耀？谁在“引发犯罪”或谁是“同案犯”？她们的生命有无价值？……。这些，还需要你和我一起来确定它。如：双双丈夫对双双的强奸，形成了双双杀人的动机？对死的概念，对生存的无自觉状

态，是因双双“出生的艰难”导致的智商问题？还是双双与处在植物状态的双双母亲一样处在植物状态？那么，是“生命的贯性”在犯罪？情爱是存在于人心之中？还是存在于两腿之间？

芳菲和小星是“无常”在犯罪？

芝子和颜芳的故事里什么是“罪”？钱？下达囚禁命令的人是否犯罪？

叨唠的老太婆是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之间矛盾冲突下断头台上的丹东？

邓红是走入了情爱的困境，由失控的性情主宰了犯罪？

小蔓故事里的被害明民，是对爱的专制及如安娜卡列妮娜般的忧郁症的被害？

珍莉故事里三十几条有着一多半是孩子的无辜生命的死亡，真正的罪人是谁？是历史？是生存的欲望？是无视这种状况的官僚？或不过是小星偶然遇到了生产日的雨天？

黄小调和洋玛丽的罪是由“偶然”所引发？黄小调偶然死了父亲；洋玛丽偶然被生出又偶然遇上母亲原来的情人……。

皇后谢和阿红是“强者为王”这样的生存之道促使她们拿痛苦来取乐？是否有我们这个时代所造成的普遍“家教的误会——溺爱”所引发的犯罪？

桂兰故事里那“生之累、死之轻”的张老汉一家是否是同案犯？

林五夫妻及父母的死亡错位；邪恶的来源？

花儿是社会公德与生命个体求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的不轨？患癫痫病丈夫及他母亲，在婚前隐瞒病情是否是花儿

无奈的生命

wu nai de sheng ming

的“引发罪人”？

是否因人的价值困惑而引发犯罪？

双双和张家媳妇她们一生的意义仅是性工具或生育工具，对于这样的价值的不认同，从而引发悲剧？有多少人的一生是在有带着丰富的生存意义而渡过的？占整个人类的比例是多少？这里有价值的高低、轻重吗？

单个人体存在的意义，对之于漫长的人生，对之于地球，对之于宇宙是怎样的？

对之于地球，人的存在是地球的负担？就如一个细菌对之于人？对之于整个宇宙，人的存在是否是虚无的？人类在感知它时，是自卑的、脆弱的？而宇宙对之于

人类，是否有感知？这样的发问是否会促使人绝望而后犯罪？

身体感觉存在而灵魂感觉消失那是否是皇后谢这样的粉妹们及双双这些人的状态？或仅是灵魂感觉存在而身体感觉消失是否是狱中的芝子、叨唠婆等人的状态？

这些是否会引发消灭肉体的欲念？

芝子消灭了她的肉体。

黄小调消灭了她的灵魂。

就写作本身来说，我无一尊师，自然就不知道怎样离开自己的本来文笔去做更为让读者青睐的努力。其实任何作家都不会放弃获得读者的努力，我也一样。我不自信我的写作，但我却需要写作，需要将我的经历写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从小我就立志当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我已经失败了。现在我只想让自己成为某个也和我一样有生存困惑的人的陪伴，

那种能够在对方将话已说完，想要放弃生命的继续时，能够互为对方从容实施“安乐手段”的人。

“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一个我亲临的故事，也许你的心就会好受些”。

目 录

前 言	(1)
一、人，对将要发生的灾难有预感	(1)
二、“你被捕了”	(4)
三、你的故事将震撼很多人的心，还可能给你带来麻烦。 真要讲下去？	(15)
四、初识监狱	(21)
五、盲目而愚蠢的营救	(29)
六、现金的作用及帐上的钱哪去了？	(37)
七、律师说：“歪的是人，法律本身并不歪。”	(45)
八、监狱传染病与看守吃剩的菜	(50)
九、管教干部是囚们的皇上，对没定罪的囚也要惩罚 ...	(57)
十、狱中信简——犯罪嫌疑人与她的家人共同承受灾难	(67)
十一、毒品贩子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粉妹	(110)
十二、杀人犯	(156)
十三、幕后杀人犯——小曼	(204)
十四、重大爆炸事故责任人——珍莉	(221)
十五、被判无期徒刑的经济犯——顾芳	(238)

无奈的生命

wu nai de sheng ming

十六、贩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桂兰；产人专业户	
——张家夫妇	(248)
十七、野鸡店店长——花儿	(261)
十八、结案那个月	(269)
题外话	(288)
跋	(293)

一、人，对将要发生的灾难有预感

沉重的光坠落到她的身上，天空缩小着，挤压着。她不堪重负地弯下腰去。

院子里起起落落的桂花，将星星点点的香气吞进自己的肚里。

满地的野草绿得繁杂。

邻家的黄猫，在她离去了一百多天的柜顶，生养了一窝杂色的野仔。她曲着身子，四处忙乱地找寻着棉布，要在这盛夏里为那些猫仔做一个暖巢。

她说：“这是些贱命啊，讨活哩。”

夜里，如有魔鬼在推动她，围着一张桌子，推磨似地旋转。磨盘里不断有浓稠的浆汁流出。那浆汁苦涩，如一剂偏方医治着她。

她是那个悲惨世界里的见证人？还是命运河流里的一片落叶？或两者都是。

人从母亲肚腹里的卵子偶然受精的那一刻开始，这个生命个体的一生就已如电视连续剧的分场剧本大纲那样，基本的线路已确定。

或早产；

或堕胎；

或横生倒养；

或生出来就是残废；

无奈的生命

wu nai de sheng ming

或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生下来。

然后是大到生在富人家；

生在穷人家；

生在高尚的人家；

生在卑鄙的人家；

小到生有性情好的父母；

生有脾气暴躁的父母；

生有一辈子恩爱的父母；

生有一辈子注定要结婚、离婚多少次的父母；……。

这一切“剧本”已写好，只等着你去上演。最多只有一些小的细节由你去创作。

2

她就生有一对注定要结婚、离婚多少次的父母。

她的三个弟妹分别有三个姓氏，并分别有三个不同的妈妈。由于在心灵上都对童年有“苦难”感，姐妹几个便彼此相互理解和关心，那怕都身处于千里之外。可由于童年的“苦难”分别在姐妹几个身上留下“烙印”，各自的命运和心性都是另外的一部“书”。作者将另有大书著作计划。

生性敏锐的人（肉体与灵魂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人），会对命运的走势提前有所预感。命运会用各种方式暗示你。

她在要出事的那些日子里，特别感到烦躁。对公司里的员工见谁都没好气。冥冥中预感到有事要发生。

她就是那种生性敏锐的人。

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非常让她惊恐的梦：

一间长方形的屋子，约二十来平米，墙是破旧的黄色泥土墙，她站在屋角的门边，儿子熟睡在一张靠墙的木板床上。这

时她的眼睛能够穿透床边的那堵墙，墙的那一面是高过屋沿的粪池。它不堪重负，开始挤压，这面破旧的土墙变形、挣扎、反弹……，眼看着就要倒下来压在她儿子身上的那一瞬间，她跳过去将儿子抱起来，逃向门边……。

这时她醒了，一身冷汗。

后来这个二十平米的房间与她要坐的牢房是一个样子。除了泥土墙变钢筋水泥墙而外其它都是一模一样，连墙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姜黄。

如果那时她带着儿子逃跑，躲过这一劫难是可能的吗？

命运就是命运，谁能逃得了命。

现在生物工程中的基因编码识别进程迅速，说要改变某些对人不利基因程序，使人不生病、不早衰、不犯错误、长活到二百岁，甚至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出来。这就是说，人要改变上天注定了的人生命运了。或改变更大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生物的命运；地球的命运。

那会不会是人类的末日啊？！

不管怎么样，她这辈子是遇不上这等好事了。

在这炎热的季节里，她那只有九平米的房间，靠墙有一排书架。屋里散发着油画颜料的气味，一副她爷爷的头像只画了一半，满地的笔和瘪了的颜料铅皮管，占据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地方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

燥热中她不断用一张湿毛巾擦拭着她那张早衰的脸和老态的颈脖。慢慢地，她用一双久远的眼神和貌似平静的语调开始向作者讲述，她生命中的这一劫数。说，看看是否能给她这两两五的命增加些重量。

二、“你被捕了”

两个穿着便服的陌生中年男人，突然在儿子奶奶家的晚餐桌子上降临。

由于没有住房，一家人通常是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地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我看到他们第一眼，一种不祥的感觉就降临了，如他们降临在晚餐桌上。

他们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个有照片的塑料片，在我们的眼前晃了一下。那种速度是肯定让你看不完全的。同时就说了：

“我们是公安局的，有点事请你去一趟”

我绝对不愿在儿子及家人面前让他们听到有关“犯罪”之类的言词。于是，我放下手中的碗筷，立刻起身，穿上衣服就要走。这时，我儿子的感觉也是那么地敏锐，他预感到我今天晚上是回不去了，就问：

“我今天晚上在那儿睡觉？”

一种居无定所、无依无靠的感觉，已深入他的骨髓。

我没有回答儿子的问话，心中只想着，从容一点，自然一点，别增加家人心里的不安。有奶奶在，儿子会有地方住的。

出了门，我要来两位陌生人刚才那么一晃的塑料片来，认真地看了。这两位男人都是四十多岁的年龄，一个胖胖的姓罗，是干警；另一个有着一副精明能干长像的姓付，上面标明是经案队长，二级警司。前者和和气气，后者认真而严肃，像是个负责的。如果就只是前者的那个样子，我要是逃跑，他肯

定追不上我。只是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跑，在我的一生中，我没觉得在哪儿犯了什么法？跑什么呢？跑命！？

他们把我带到一辆“长安面包”上，一左一右地把我夹在中间。汽车就“呜——”地一声，飞快地开了起来。

从奶奶家出来到了上了汽车，他们始终一句话不说。这种沉默让我感到特别地难受。就问：

“出什么事了？”

他们看了看我，又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各自回头看着自己那一边窗外的街景。

但在付队长的眼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和困惑，对眼前这个女人将要遭遇的是什麼？他了如指掌。他有一种冲动，想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几句，可终是忍住了。

大都市的夜生活正拉开序幕。一对一对的情侣，沿街而行；夜总会、餐馆、咖啡馆……的霓虹灯闪烁着；人声、汽车发动机声、歌厅的音乐声嘈杂在一起；妓女们花枝招展地张开她们阴府般的嘴，笑迎八方来客。

我实在无法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他们傻押着，在汽车上看无聊的街景。就不耐烦地问：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要干什么？”

付队长看到我有些激动，怕出意外，就说：

“到了办公室再说吧。前面不远就到了。”

罗干警这时也带着隆重粤语腔说：

“刚才你不是又看了一次我们的证件吗？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肯定是有事要找。”

这样穿街走巷地总算是进了一个安静的大院子。车停在一

个三层楼房的门厅前面。

罗干警先下去站在门边，伸手捏住我的衣袖，紧跟着我下来的付队长也伸手挽住我的胳膊。我立刻感到，我这是在被强制着执行什么。可不明白为什么？付队长不等我问，就说了：

“你被捕了。希望你配合，不然我们就只有给你戴上手铐。”

在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电影上那种：公安人破门而入，将反抗的罪犯按倒在地，一只只脚踏在身上，手铐“咔咔”作响，手枪和警棒“闪闪”在眼睛里——。

我一下子就有了一种感激的冲动，真感谢他们没有当着我儿子及家人说这些话和做这些动作。于是，我非常顺从地跟他们走进了那个门厅。

到了办公室，他们安排我坐下。由罗干警看守着我，付队长为了避开这让他无耐的局面出去了。这时罗干警给我倒来一杯茶，好像我是他的客人而不是他的囚。

这让我的感觉轻松了很多。可我还是耐不住地问：“为什么事逮捕我？”

“是乡土地区来人委托我们逮捕你的。你们公司和那个地方的企业有业务往来吧？”

“是的。”

“你们在合同的执行和签署上有问题。你在这里只是暂时的，等他们来人带你走？”

我还想问下去的，这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他们忙乱起来。又有几个看来也是和我一样的“犯罪嫌疑人”进来了。

没人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了。还是自己去好好想想吧。

她的脑子里开始一遍遍地过那些“合同”，想搞清楚毛病出在哪儿？

甲方（上个世纪的国营生产企业、控告方）负债累累，濒临倒闭。其厂里多年停产，产品无人问津。

乙方（被告方即她所代表的经销公司）有能力组织、培训业务员队伍，包装、策划产品并推销出去。

丙方（客户又是上帝）接受产品但不会立即付款，通常为三到六个月后滚动结算。

所以业务开展越大，范围铺得越广，市场所压货款就越多。这是上个世纪具有陆地特色的市场问题，也是唯一能救活这个企业所必须承担的风险投资问题。何况这是一种良性的三角循环债务，不是死债。

一年之后甲方产品及甲方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在占了大半个陆地的哈尔滨、长春、吉林、北京、青岛、郑州、西安、新疆、重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宣扬开来。各地都已良性地将部分货款循环回到甲方。

正在这时，作为国营企业的甲方时遇改革的浪潮，更换领导。

新上任的领导看到业务遍及全国，误认为老领导“油水”一定很足，便“招”乙方前往进见。谁知乙方“不懂事”，认为自己是甲方的“救星”及平等地位的客户，甲方新领导无权将乙方招来招去，更没有必要对他暗示的“油水”问题给予满足。

于是乎这良性循环的三角债务便成了刑事案件；